

我的娃娃

苗天娥

好像女孩子都爱住姥姥家，我也一样。北京童谣中有一首，就叫“女孩爱住姥姥家”：“苍子棵，枝干架，女孩爱住姥姥家。姥姥家吃顿饭，妗子给斟个大碗茶，舅舅给说个好婆家。‘说到哪’？说到东庄老郭家。又有楼，又有厦，又有大车拉庄稼，又有小车住娘家。……丫环丫环抱红毡，问问姥姥去几天？‘天又短，道又远，爱去几天去几天！’”这首童谣透着“京味儿”，一问一答中充满了人情世故。我的姥姥家不在北京，也不在她的祖籍山西，而是在内蒙古。

“拉大锯扯大锯，姥姥门上唱大戏。外甥女子也要去，一个逗兜打回去。”这是我小时候经常唱的歌谣，跟别的地区的稍有差异，带着浓厚的内蒙古中部地区甚至山西省的地方特色，其中的“逗兜”是方言，就是“打耳光”的意思。妈妈教我们唱会了这首儿歌，她呢，是我姥姥教的。

年轻时，姥姥是山西大同附近沙河堡(读bǔ)大户人家的二小姐。姥姥姓樊，往远了说是樊梨花家族的后代。家里姐妹多且美，远近的人们很是好奇，茶余饭后免不了东家长李家短。传得最广的事是逢年过节村里演大戏，姥姥姐妹四个打扮得齐齐整整，坐着大轿车去看戏。到了演戏的地方，不用下车，直接坐在车上。一些小青年不好好看戏，东张西望，据说是想瞅个机会瞧瞧樊家姐妹的模样。戏演完，姐妹几个又坐着马车有说有笑回家，让很多人家的女孩儿羡慕

得要死。街坊邻居们常说，樊家的小姐们个个貌美如花，那是大家闺秀。还有说，人家是樊梨花的后代，自然举止不俗。隔着下垂的车帘，路人根本瞧不见她们的容貌，只能胡乱猜测一气。

论家资论名望，姥爷家比不上姥姥家，姥爷家算书香门第，两家愉快地结为秦晋之好。按童话的套路，从此俩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然而，生逢乱世的人们，没有童话的美好结局，由不得自己选择生活的道路，在炮火连天的战争中，姥爷姥姥携儿挈女打“口里”逃到了“口外”，真有“走西口”的辛酸。举家迁徙，大包小裹，餐风宿雨。姥姥怀抱尚在襁褓中的三姨，骑着一匹瘦驴；我的妈妈刚刚六岁，拽着驴尾巴勉强能跟上，一路哭哭啼啼；姥爷和大舅挑着沉重的行李默默赶路；大姨、二舅拎着贴身衣物和杂什一步三回头。就这样，一家七口人来到我父亲所在的内蒙古察右前旗呼和乌素乡泉脑村。

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姥爷一家成了村里的外来户。好在村人不欺生，他们很快扎下了脚跟，租人家的房子住。过了几年在村子靠山的南沟里安顿下来，住的是用土坯砌筑的几孔窑洞。门前是山沟，沟两侧散布着十几户人家，有两三家住的更差，是黄土崖壁上掏的“挨打窑”，小门小窗朝东，见不着多少阳光。左边和前面都是山坡，山不高，状如鸡蛋，人们形象地叫它“圆蛋山”。

我的名字居然是姥姥取

的。不知道姥姥为什么给我起这么个名字，我的父亲当时已经是教师，居然把起名字的权利让给了姥姥，让我始终不解，我也没问过这里边的原因。有相当一段时间，我讨厌姥姥赐予我的名字。上小学的时候，可气的男孩子总在我背后拍着手起哄：“大天鹅，小天鹅，大天鹅，小天鹅……”我的本家三爷爷说得更吓人：“天鹅地鹬，不出腿的黄鼠”，这都什么呀！我感觉这个名字是一只大鸟，不像小女孩的名字！长大后想开了，谐音嘛，有啥不好的，姥姥见过世面，没准儿姥姥希望我像大鸟一样飞得高高的，飞得远远的，在蓝天白云间盘旋、搏击、翱翔呢！

姥姥家孩子多，没有隔夜饭，但我就是爱去，说不清为了什么。从我家一出门，一口气往南跑，过了大水渠，上坡下坡，就望见姥姥家了，似乎一哈腰的工夫就到。姥姥大高身量，满月似的白脸，一双缠过的小脚，老远见了我就笑。莜面土豆为主的粗茶淡饭，姥姥做得分外香，仿佛施了魔法。我记得每次在姥姥家吃饭，我都坐在了土炕的正面，打算大快朵颐，每次都被姥姥的“规矩”劝到侧面坐，她说外孙、外孙女不兴坐姥姥家的正面。只要有好饭吃，我才不在乎那些讲究，坐哪儿都吃得开心。姥姥会做黄焖鸡，她的三个女婿都品尝过，父亲说那才是真正的美味大餐。我们小孩子没机会享受姥姥的黄焖鸡，那时候即便像样的人家一年能吃几次鸡呢！吃过饭，我们就到圆蛋山上疯

玩一下午，天晚了，就在姥姥家睡觉，格外新鲜。姥姥睡不着觉，给我们讲好多故事，都是“口里”的故事。这些故事我至今记得，原来都是山西民间流传的故事和传说哟！

妈妈不让我们老去姥姥家，怕娘家粮食不够吃。确实，人多啊，姥姥又生了三舅，一大家子，还有十多个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都去吃的话，再能干的姥姥恐怕也招架不住！姥姥的针线活好极了，记得小时候我家有个“靠枕”，好多碎布拼成的，每一面都绣上仙人像，人见人夸，那是姥姥的杰作！有姥姥的熏染，我妈妈和两个姨姨的针线活也是一般人比不了的。每年过大年的时候，姥姥做得新鞋用柳条筐装着，基本上是一个孩子一双单鞋一双棉鞋，这得需要多少个日夜飞针走线呀！

至今，妈妈手里珍藏着姥姥给的半个香囊，上面斑驳残留着几粒珍珠，那是她当闺女时的爱物，她的姥姥留给她的。

姥姥走了多年，但我觉得她并没走远，不时梦中还能看到她，依旧在讲那些美丽的传说，唱那些淳朴的童谣。

【注：地鹬学名大鸨鸟，是鹤形目鸨科的大型地栖鸟类。雄鸟的头、颈及前胸灰色，其余下体栗棕色，密布宽阔的黑色横斑。雌雄鸟的两翅覆羽均为白色，飞翔时十分明显。栖息于广阔草原、半荒漠地带及农田草地，通常成群活动，十分善于奔跑，广布于欧亚大陆，是匈牙利的国鸟。】

被风摇曳的叶片

李惠艳

铺开洁白的纸笺
聆听到一种心弦的颤动
穿越冬雪的重围
是谁站在熟识的老槐树下
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
把一种温暖的别离
诠释成村庄缠绵的问候

独守褪色的黄昏
一种忧伤被青鸟的飞翔
拉扯成春天的眺望
伸向天空的手指
依旧在沉沦中等待一场雨季

记忆中的那缕琴声
而今已经很脆弱
像光秃的枝头上
被风摇曳的孤独叶片
让一种纯纯的相思
在一场大雪之后显得更外的斑驳

蓝印花布

黄健

高高支起的竹架上
蓝白相间的颜色葳蕤地生长
白 是白云一样的白
蓝 是蓝天一样的蓝
不需要别的色彩
就演绎出独有的生动

沿着蓝白细软的肌缕
轻抚草木熏染的气息
时光在岁月深处走走停停
触摸一种温暖而又质朴的声音
仿佛乡间的蓝草
装饰着乡风与民谣

穿梭在一匹匹蓝印花布之间
我总有种错觉
在曼舞的布匹背后
会转出一个温婉娴静的女子
着一袭蓝白相间的旗袍
将婉约情动的江南穿在身上
在岁月的光影里风情万种

遗失声明

因本人不慎将北京市
忠宝炸鸡店食品流通许可证
营副本丢失，注册号：
SP1101071050000087。
特此声明作废。

征稿启事

本刊征集作品内容：
1. 生活散文、随笔、评论等文字作品，
字数1200字左右。
2. 摄影、书画、漫画等图片作品，请以
jpg格式投稿。

副刊投稿邮箱

fukan0926@126.com

